60年、7省、5万场

——河南鄢陵“板车剧团”四代人送戏下乡记

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史林静

春节将至，当人们都在忙着置办年货时，他们已收拾行装到下一个演出地了；当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来团聚时，他们却离开家人开始了“逆向迁徙”。

对鄢陵县豫剧团来说，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60多年。

在河南鄢陵县马栏镇娄家村，戏台还没搭好，有很多人就早早过来占一个好位置。67岁的村民薛善初搬着板凳来到村头：“县剧团的戏，怎么听都听不够。”

此刻在舞台忙碌着的就是鄢陵县豫剧团。上世纪60年代，剧团演员们拉着自制的“木板车”当流动舞台，自排节目、自制板车、自造道具，上山下乡为农民送戏，被群众称为“板车剧团”。如今，四代“板车人”传承“板车精神”，60多年来坚守农村文化阵地，坚持“上山上到顶，下乡下到底”，成为活跃在中原乡村的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

73岁的温富荣是第一代“板车人”。1958年，13岁的温富荣来到剧团当学徒。说起“板车剧团”的来历，温富荣打开了话匣子：当时剧团到农村演戏是件大事，每次村里都要出动六七辆牛车接送，有时群众甚至要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当舞台。通常是演一两场戏两三个小时，群众搭拆舞台却需要两三天。当时有群众说：“想剧团，盼剧团，剧团来了招麻烦，戏只唱小半天，俺得忙两三天。”

为了减少群众麻烦，不耽误农民生产，剧团自制了“变形金刚”一样的流动舞台：分散时是装道具和乐器的木板车，拢在一起又固定成一个宽阔的表演区，而且操作方便，十几分钟就能搭好一个大戏台。

自此，鄢陵县豫剧团拉着板车流动舞台，不顾酷暑寒冬，农民有求，他们必应。也因为有了板车，他们走到更远的地方，把戏送上最偏僻的深山，送到离农民最近的田间。

“每一场戏都是人山人海。平地上站不下就爬到树上看，杨树上，柳树上，一个树杈一个人。”回忆过去，温富荣有说不完的话。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鄢陵县豫剧团足迹遍及河南、陕西、山西、安徽、河北等7省200多个县（市）的乡村，至今已累计演出5万多场。

让温富荣高兴的是，在这个娱乐方式多样化的时代，影视、歌舞、马戏团不断丰富着农民的生活，但老百姓听戏的热情并没有被取代。每次下乡演出，村里的百姓还似当年一样如痴如醉，经常趁着他们休息时，送来一篮子应季的瓜果。

从最早的架子车、板车，到如今的大篷汽车、流动舞台，“板车剧团”的演职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任凭时代在变化，不变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板车精神”。

上山上到顶，下乡下到底。在漫长的为农民送戏过程中，“板车剧团”从不因条件差、环境苦就拒绝去偏远的乡村，坚持把优秀剧目送到农民的心坎上。80多名一线演出人员一直活跃在乡间舞台，剧团用坏的板车、马车超过100辆。

“为农民唱戏必须完全彻底，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多人少一个样。”剧团一团团长贾鄢华说。一年中最冷的几个月恰好是演出旺季，穿太厚会影响演出效果，通常一场戏下来，很多演员脚都冻得没有知觉了。

“有些演员宁愿误了种地，也要给群众唱戏。”55岁的退休老团长石淑玲说，一辈子离不开戏的她在正式退休的第二天就又回到舞台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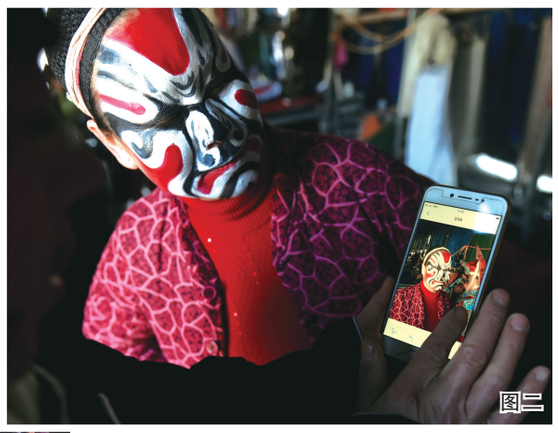
业务团长程艳丽，在团32年，32年元宵节没有陪家人吃过汤圆，因为每年元宵节庙会，正是他们施展的好时机；41岁的陈巧真，11岁进剧团，为了保护嗓子，30年没敢吃过辣椒，也从不知道冰棍儿是啥味儿。

借助近年来鄢陵县开展“舞台艺术送农民活动”“戏曲进校园活动”“精准文化扶贫活动”的东风，“板车剧团”结合农村实际和扶贫攻坚，排演了《天下父母》《新路》《谁不夸咱家乡好》《扶贫帮困结穷亲》等十几部脍炙人口的新剧目，如今演出订单不断。

“这还没过年呢，明年台口（档期）已经全都预订满了。”说起来，二团团长张根海满是开心，“咱农民，还是离不开戏！”

两只手揣在袖口里，津津有味地品着戏词儿的薛善初随口说道：“没有戏，哪还有年味。”

（新华社郑州2月4日电）



图一 河南禹州鸠山镇南寨村村民在观看“板车剧团”表演的豫剧《严海斗》。

图二 “板车剧团”的演员在后台用手机看自己化装是否到位。

新华社发（李嘉南 摄）

别是一番境界在心头

——谈秦腔现代戏《项链》的中国表达

王 旭

作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2017年重点打造的剧目，秦腔现代戏《项链》近日亮相于西安舞台。这部作品核心故事元素横移自莫泊桑的经典短篇小说《项链》，由徐新华创作，韩剑英执导，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领衔主演。

徐新华在成功创作淮剧《小镇》以来，便呈现出了与其他剧作家截然不同的戏曲创作思想，即在世界文学经典中寻找探索人性的题材，用人类共通的理性思考，来实现题材的中国化提炼。这不仅仅需要人物具有中国面孔，更需要形象具有中国思维、中国气质和中国情感。徐新华戮力而做的突破，是在小说原著的叙事结构中，发现足以支撑戏曲结构的叙事内容；在小说原著的戏剧性中，增加符合戏曲艺术规律的戏剧性。

小说《项链》在塑造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时，依靠着情节的巨大翻转来展现人生际遇，其使用的白描手法针对的主要是对话和场面叙述，几乎很少触及人物内心世界。在秦腔现代戏《项链》中，女主人公韩雪莹和她的丈夫王亚先被塑造成一个凭借读书而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普通人，和当代中国的众多新城市人一样，他们只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一员。在出席同学婚宴时，虚荣让本来平静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女友傅丽丽的出现推动了项链的出借，婚宴又成了项链遗失的契机。剧作家在紧凑的情节推动中，没有沿用小说的叙述逻辑和故事设定，而是让男女主人公在遗失项链后，陷入内心纠结。真项链买不起，用假项链解燃眉之急，然后拼命挣钱来偿还，这个中国式的逻辑很自然地让主人公从丢失项链之后的惊诧绝望，转向了用假项链进行“欺骗”的忐忑徘徊。当然，暂时侥幸过关的主人公在紧张的还钱、挣钱过程中，不但因巨大的家庭压力面临婚姻关系的解体，更在道德污点盘踞内心时陷入了对自己与他人的反观。因此，一个面目相近的故事在戏曲的舞台上，从情节逆转带来对“虚荣”的针砭，转化成了悲剧困境促动对“人”的正面审视；从对一个人物形象的夸张点染，转化成对主人公乃至形象群体内心世界的专注，细腻的心灵悸动填充着小说原著不曾着笔的心理变迁，诗化的唱词张扬着戏曲最擅长的抒情写意。

剧作家始终聚焦于生活变化带给人的情感体验。主人公进入道德缺陷的纠结后，走路会觉得“包中的项链如同火烫，烫得我脸红、耳热、脚软、心慌、战战兢兢、失魂落魄几欲狂”；听人说话会觉得“一字字如利刃扎在心上，一句句都叫人羞恨难当”，尤其是当看到同乡韩二龙夫妻在困境中仍然艰难地还债，而生发出“说话要算话，欠债要还清；一毫恶莫作，暗室莫亏心；记着畏与敬，记着信与诚；记着这世间道理说不尽，说到底，别忘记人活着就要像个人”。这种对心灵的开掘和观照，将充满丰富性的“人”的质感一点点地构建起来。一串项链的借、失、还，映照出人在虚荣、欺骗、救赎中的心路历程，凸显出在习以为常的生活惰性中，人的道德滑坡、思想警觉和灵魂回归。秦腔现代戏《项链》描写了围绕项链而出现的诚信、反省、自律等诸多命题，但却没有停留在对道德思想、契约精神的刻意渲染，而是在尊重中国人的契约实践时，展现现代人对于自己操守尊严的纠偏与升华。正如韩雪莹通过三年辛苦拼搏，最后所实现的：“三年，我不甘自哀怨；三年，我努力自纠偏；三年，我脱胎把骨换；三年，我重生似涅槃！三年来日日想我夜夜盼哪，盼望着、盼望着能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在人前。”显然，该剧借助人的自我发现与自我成长，实现了对“英雄气概”的注解；用存留在道德与行为中的人性缺陷，来强化“债”的心理负重。虚荣之于人情是正常的，欺骗之于人性是不可避免的，在戏剧化的生活面前，人的选择与成长是永恒的。剧作凸显的正是永恒的人的“成色”。

应该说，“做人的成色”作为该剧的终极命题，最终从艺术的书写提升到了哲学的辩证。这不仅是现代人性观对于传统哲学中性善、性恶等思想的重新审视，还包含着现代道德观对于传统文化中慎独、修心等命题的深入建构。剧作家用戏曲的诗化语言和情节转接，来分解人物心灵的诸多动机，最后用剧中人物形象的行动逻辑，来张扬可以付之于实践的情感、思想。该剧把“情感剖析”“道德解读”诉诸“心灵宣叙”“精神升华”，塑造出鲜明而有质感的人物形象和鲜活的形象群体。徐新华的这种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建立在对于普遍生活与人性通则的深入把握，同时又附带着对于生命个体与现实人生的同情理解，由此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内化到现实题材的人物与事件中，将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升华成现代社会的价值与观念。“解心”的戏曲创作手法完成了《项链》从小说到戏曲的改造，也实现了外国题材到中国故事的蜕变。这是一个剧作家在世界经典文学与个人艺术独创间进行的风格化探索，也是现实题材创作实现体系化的重要实践。在当前现实题材创作出现诸多困惑的时候，徐新华的一部部力作做出了很好的艺术示范，《项链》之于《小镇》的层楼更上，标志着剧作家创作思想的成熟与自觉。

毫无疑问，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艺术家们最终将徐新华的文学创作理想，成功呈现于舞台。作为秦腔艺术的重要代表性院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数十年来的艺术实践，始终引领着西北五省区秦腔艺术的发展方向。在戏曲创作多元化的今天，秦腔现代戏《项链》为该院现代戏的辉煌成就做了成功的延续。作为秦腔艺术的领军者，李梅精彩地演绎了剧中一段段的咏叹，将人物深深叩问内心的情感起伏，用音乐形象塑造出来，这是秦腔长于抒情演唱特征的极大张扬，也是一个唱作兼备的艺术家在探索现实题材创作时的风格把握。而青年演员对于王亚先、韩二龙等形象的塑造，同样显示了秦腔优秀后继者的艺术实力，这是一个不断进步中的创作团体的底气所在。应该说，优秀的主创团队在舞台二度演绎中，进一步规避了题材改编中的文化不适应，包括舞台调度和舞美设计中对于现代城市与古老门楼的景片交替和光影渲染，彰显着时代环境与身份背景的变化，凸显出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

艺术·资讯

中国舞协送文化到瑶乡

慰问演出现场 高 晴 摄

本报讯 日前，中国舞蹈家协会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一行20余人来到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以精彩的文艺演出为当地村民送上新春问候和祝福。

露天演出在雨夹雪中进行。虽然条件艰苦，但丝毫没有影响小分队的演出质量，舞蹈、声乐、相声、器乐演奏等节目接连上演。青年舞蹈家刘芳、曾明及赵磊分别带来古典双人舞《因为爱》和蒙古族独舞《遥远的梦》《恩赐》。相声名角陈印泉、刘畅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和惟妙惟肖的口技，表演了相声《猴塞雷》。广州当地葫芦丝表演者李润来演奏了极具地方特色的《锦绣岭南》。最后，演出在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耍歌堂”的喜庆气氛中结束。

据了解，今年，中国舞协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主题实践活动机制化、常态化的开展，让文艺轻骑兵的身影出现在祖国各地的田间地头、山区村寨，将党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张 婷）

儿童剧《勇敢的鸡宝宝》首演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1月30日，原创动漫人偶童话剧《勇敢的鸡宝宝》在河南艺术中心首演，当晚的剧场成了孩子们欢乐的海洋。

《勇敢的鸡宝宝》是河南艺术中心打造的第四部生肖儿童剧。该剧用《雄鸡一唱天下白》《鸡妈妈孵小鸡》《黄、狐结盟并互相利用》《鸡宝宝逐渐成长》《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闻鸡起舞》6个篇章无缝链接，展现了鸡宝宝们成长、成熟的过程。绚丽的裸眼3D技术的运用、生动活泼的动物角色、五彩斑斓的画面及婉转动听的音乐，令观众耳目一新。

首演结束后，河南艺术中心组织召开了该剧的研讨会。专家们认为该剧在弘扬中国传统生肖文化的同时，与时俱进地进行组合、创作，让生肖“活”起来。同时，该剧注重与小观众的感情交流，打破了观演的界限，实现了生肖、动漫、人偶元素有机结合，舞美、造型、音乐、情节完美融合。

据了解，近年来，河南艺术中心以“十二生肖”为主线打造了系列儿童剧，《小马过河》《披上狼皮的羊》和《猴子王》3部推出至今，已在河南省内外演出近300场，观众超过60万人次。

纪录片《传承》展现传统技艺魅力

本报讯 （记者罗群）由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制作的人文纪录片《传承》（第二季），于2月6日开播。

纪录片《传承》（第一季）于2015年播出，受到好评。第二季通过40余位非遗传承人和他们的技艺、故事，表现中华文化以及中国非遗的魅力，揭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智慧。纪录片《传承》（第二季）分为《江湖》《绝技》《德行》《师徒》《心传》《流变》《家园》7集，不仅表现各种传统技艺的高超绝妙，而且围绕传统文化、技艺传承的场所、规则、师徒关系、方式方法、创新发展、物质及精神归宿等诸多方面，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

尼格尔·罗尔夫个展“正当时”北京举办

本报讯 （记者罗群）近日，行为艺术史上代表性人物之一尼格尔·罗尔夫个展“正当时”在北京红砖美术馆举办，展览将持续至2月25日。

尼格尔·罗尔夫的行为艺术作品根植于上世纪60年代维也纳行动派和上世纪70年代早期人体艺术的传统，他经常将身体作为“行动雕塑”和绘画工具，挑战生理与心理极限，从而揭示生命的脆弱与珍贵。本次展览试图追溯和梳理尼格尔·罗尔夫自1973年以来的艺术实践，除20件行为艺术图片外，还展示了其重要的视频作品。

近日，由山东省临沂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市文化馆承办的“贴近群众·服务发展”全市原创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综艺专场）在当地举行。

近年来，地处沂蒙革命老区的临沂市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紧密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沂蒙精神等时代主题，涌现出一批活跃在乡村社区，接地气、惠民生的文艺轻骑兵，推出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原创文艺作品。

图为展演现场。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摄